



岁月深处桂花香

傅立勇

季节褪下快被酷暑烤焦的外套,换上一袭金黄的霓裳,迈着轻盈的步子走来。自家阳台上,金桂葳蕤,米粒似的花苞藏在叶底,像听见了风的耳语,迫不及待地张开淡黄的小嘴,把酝酿了数月的幽香吐露。

这株金桂,是乡下老宅院里那株老桂的“嫡后”。可惜老桂10多年前便枯朽了,但在我的记忆深处,它依然枝繁叶茂,氤氲着馥郁绵长的异香。

记得我上初一那年,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,在区公所上班的父亲突然赶回家,把一家人叫到火炉边。他闷头啜下半碗包谷酒,才慢慢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封信,让我念给大家听。信是在昆明当兵的大哥哥寄来的。我忐忑不安地接过去一看,信笺皱巴巴的,字迹也没以往工整。信里说,边境起了战事,他所在的医院要开赴前线救护伤员……末尾是一段“如果我……请不要……”之类的话,字字如铅,句句揪心。信刚念完,母亲的眼泪便扑簌簌地掉下来。

全家人日日夜夜为大哥担惊受怕,直到两个月后,父亲带回第二封信,屋顶的那片阴云才算消散——大哥除了手肘受了点轻伤,其余安然无恙。可母亲的心仍悬着,常在家里念叨:没亲眼看见,哪晓得他缺手断腿没有。她三番五次催父亲写信,让大哥回乡探亲,大哥总一推再推,说部队工作太忙。母亲日渐憔悴,食不甘味。父亲无奈,只得去区邮政所发了一封加急电报,只5个字:“母病危速回。”

不知是大哥有意安排还是凑巧,他从昆明出发,坐火车到水城歇上一夜,次日转乘汽车到毕节,再步行30里山路赶回老家的那天,正是八月十五。

那晚的月亮,圆得像一枚润白的玉璧,悬在黛蓝的天幕上,星子稀疏而闪亮。月光从桂花树的枝叶间洒落,地上碎银片片,晚风乍起,光影摇曳。密密麻麻的萤火虫也赶来凑趣,在夜色里划着忽明忽灭的银线。最诱人的,还是那潺湲的桂香,仿佛被月光洗过一遭,比白日里多了一丝清冽的凉意,沁入肺腑,直透骨髓。父亲特意把四方桌搬到桂花树下,摆上一壶自酿的桂花酒,还有大哥从云南带回的月饼。全家围桌而坐,一边听大哥讲他在战场上

的惊险故事,一边就着月光品尝美味。

当年,月饼在农村是稀罕物。年近的祖母牙牙几平摔光了,只好把月饼碾碎,慢慢抿进嘴里,连声夸赞“香”“好吃”,后来还把没吃完的一半,用手巾包裹带回去。有一种月饼,馅里掺了鲜花,不知是玫瑰、茉莉还是别的什么,咬上一块,满口生津,齿颊留香。我和小弟为争抢一个鲜花馅月饼,在院子里追逐打闹,结果月饼掉在地上,碎成几块,弟弟为此哭红了鼻子。父亲笑着安慰:“明年自己做,保管你们吃个够。”

父亲不是诓我们。第二年中秋前夕,他真的大显身手——原来,他年轻时在城里的点心铺当过学徒。节前一周,他便张罗开了:面粉、菜籽油、白糖、豆沙,一一备齐,还领着我们摘下盛开的桂花,洗净晾干,与豆沙、芝麻、核桃仁、杏脯、白糖拌在一起,制成喷香的馅料。中秋头天,父亲便开始搭面板做月饼。先做水油皮,将面粉、油、糖、清水混合揉成光滑柔软的面团,盖上白布醒上半个时辰;再做油酥,把面粉和油揉捏成团,同样醒着。接着将水油皮和油酥各分成小坨,前者略大。稍候,将油酥包进水油皮,收口捏紧,擀成牛舌状,卷起,再竖着擀长、卷起,两端往中间折,压制成中间厚、四周薄的圆片。包入馅料,用虎口慢慢收拢,轻轻压扁成饼。然后把生饼放入平底锅,小火慢煎,两面金黄后捞出滤油,再放进炉膛烘烤10分钟。刚出炉的月饼,皮层酥松,一碰就掉渣,醇厚的香味直往鼻孔里钻。我们兄弟姐妹几个,与其说守在旁边给父亲打下手,不如说肚子里的馋虫早被勾引得爬到舌尖了。

月饼做好后,父亲列出一张清单,按近亲各家的人头分配,打发我们一一送去。一年又一年,直到他后来卧病在床,才停了下来。我最乐意的是外公外婆家。他们住在三四里外的小湾子,每次送饼去,外婆必定把我留住,非吃下两个甜酒荷包蛋不可。外婆的手艺的确了得:从屋后水井打来半锅清水,舀一勺醪糟搅开,加少许白糖调成甜汤,温火慢煮。待汤将沸,磕破鸡蛋壳,把蛋清蛋黄轻轻滑入锅勺,等蛋清表面凝白,再缓缓倾入汤里,其间绝不随意翻搅,只偶尔轻摇锅沿,以防粘底。

万家团圆时

黄筱龙

岁月更迭,四季轮回。一叶知秋,片霜进冬。临近中秋节,天高云淡,落叶含香,处处流淌着秋天独有的诗意与安然,不由想起自己几次过节的情景。

每当皓月当空,万家灯火亮起时,总有一些人缺席了自家的团圆饭,却未缺席对国家和人民的守护。

一家不圆万家圆,寸土不让寸心丹。20世纪90年代,我在西藏部队服役。一到中秋节,雪域高原的月亮看上去又大又圆,那悬挂在夜空中的“超级月亮”格外美丽。在雪域军营的8个年头里,我已经记不清有几个中秋节没能回家团圆了。在连队,我和战友们缓缓铺开信纸,给家人写信,把满满的思念写在纸上。这一封封家书,写出了边关军人对“一家不圆万家圆”的认识和理解。

2006年,我在贵州省军区机关服役,受命前往黔东南州剑河县久仰乡扶贫。我在乡里挂任副书记,和乡里的干部一起走村入户,了解民情,山路弯弯,坡高路陡,也挡不住我们的脚步。在久仰乡,我和乡里的干部群众结下了

中秋随想

王纯亮

秋日,最公允、最耐人回味的,莫过于中秋月了。秋已来,暑气散尽,天地变得辽阔干净。中秋月悬在中天,稳稳当当,它把整个秋天的温柔都替人间托住。

“月出于东山之上,徘徊于斗牛之间”,不疾,也不慢,静静掠过人间。月光薄如蝉翼,轻轻覆在田埂上,覆在瓦檐上,也覆在每个盼着团圆的人心上。

人在世间奔波离散,隔山隔水,唯独头顶这轮月年复一年。村庄是一年年老去的,地里的庄稼一茬茬收尽,唯有月亮从来不变。它看着村庄热闹,也看着村庄寂寥;看着人来人往,也看着世事沧桑。

月亮不问贫富,不分贵贱,闹市,荒村,它都一样照拂。该隐时隐,该来便来。守着天地最朴素的时序,月光落在归人的肩头,摸上去没有半点暖意,却能让人心里踏实。

月亮是秋天最沉默的信使。天地空旷,尘事浮沉,人一輩子所有的奔走、等待与牵挂,最后都能被一轮秋月轻轻容纳。

大地上的草木生灵,都顺着月的圆缺生长作息。春生,夏长,秋收,冬藏,四季轮回的秘密,都在月色里。中秋,是秋天的一种分界。月光漫过遍野,催熟稻谷,沉淀枝头瓜果的甜润,夏日的喧闹蓬勃慢慢沉静下来,变成秋日安稳的收成。土地在月色里学会沉淀,人也在岁岁岁月中,慢慢学会从容度日。

“清光无远近,随处照人圆。”每个人心里,都住着一轮故乡的月亮。

故乡的月光,最养人,也最留人。秋露因月色凝结,草木借月色温润,喧嚣山河,一遇月光便安静下来。一夜清辉落地,唤醒秋日的沉静,也唤醒游子深埋心底的归意。人世奔波的疲惫、前路未知的迷茫,在皎洁月色里慢慢化开,归于平和。

在外漂泊久了,年年中秋归来,最能看清人生的改变。路修宽了,房翻新了,亲人聚了又散,岁岁光景不尽相同。院里桂树照旧如期开

约莫10分钟,起锅装碗。那不是谁都煮得出的荷包蛋,表面莹白圆润,溏心澄黄嫩滑,入口即化,余味无穷。数十年过去,外婆那慈蔼的声音犹在耳畔:“这荷包蛋呀,祖上都叫它‘玉包金’,小娃娃多吃点,长大一定有出息。”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中秋之于我们,有如耸立在光阴渡口的情感驿站。每一次月圆,都是一次回望;每一次回望,都是一次成长。那些曾经的遗憾、焦虑、惶恐甚至痛苦,都会在节日的暖意中悄然化解,留下的是久违的安宁与澄明——连那一点淡泊,也显得格外珍贵。

今夜的阳台上,桂花全绽开了,浓香袭进客厅。我和爱人正商量着中秋怎么过,远在北京的女儿忽然发来微信视频。点开接通,屏上先蹦出来的,是外孙女“草莓”那张圆嘟嘟的小脸。她打过招呼,便娇兮兮地说:“我给外公外婆背一首古诗,好不好?”

我们连声说好,草莓便摇头晃脑地诵起来:“暮落桂含姿,清秋是素期。一年逢好夜,万里见明时。绝域行应久,高城下更迟。人间系情事,何处不思思。”

我记得这是唐代张祜的《中秋月》,可草莓刚上小学一年级,课本里断然没有这首诗,她也未必懂得诗中深意,便问她:“为啥要背这首诗呀?”

草莓仰着脸说:“中秋节快到了,妈妈教我的。”这时女儿才从屏幕探出头来,嘴角上扬笑了。是啊,前几天女儿打电话来,让我们去北京一起过中秋。我说单打事务缠身走不开,她眼里顿时泛起了泪花。

我问草莓:“中秋想要什么礼物呀?”

“什么也不要,只要外公外婆一起过节!”

她答得十分干脆。

我喉咙一紧,顿了顿说:“真的来不了……但到时会让你一个惊喜。”

“什么惊喜?”

“到时候你就知道啦。”

草莓勉强应了声“好吧”,噙着小嘴把手机还给了妈妈。

其实,这个“惊喜”是我脑海里忽然闪出来的念头——用老父亲传下的手艺,摘下阳台上的桂花……做一个大大的、圆圆的、黄黄的、脆脆的、香香的月饼,快递到北京去。

深厚的情谊。那年中秋节,我是在苗寨的农户家过的。月光洒在蜿蜒的山路上,照亮了通往农户家中的泥泞小径。虽然没有月饼,但感受到了苗家人的热情好客。我们虽未能与家人共度佳节,却见证了村民的团圆喜悦。以我之甘之如飴。

10年前,我退出现役,告别25载的军营,转业到地方工作。2023年5月,我到遵义市正安县土坪镇驻村,担任红花村驻村第一书记。这是我时隔17年再一次到乡村工作。

一家不圆万家圆,万家圆时心亦安。在红花村驻村的日子里,我又没能在中秋节和家人团圆。即便如此,当看着村里几段通组路从泥水路变成了柏油路,看着下雨成灾的水渠得到了修缮,看着重点帮扶的农户越过越稳的日子……不能和家人团圆的缺憾感远没有满足感来得强烈。

对于一些人而言,中秋不仅是节日。无数人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坚守,用舍小为大的担当,换来了千家万户的团圆与安宁。

一家不圆万家圆,这份无怨无悔的选择,是最朴素的家国情怀。

花,晚风拂过,细碎花瓣簌簌下落,铺满石阶,落在人衣。夜来,淡淡的桂香混着月色漫开,不浓烈,却绵长。故乡秋夜的温柔,不用刻意言说,在这暗浮的花香和清冽的月光里,所有漂泊的心,自然就安了。

乡下老人总说,人是被月光照大的。小时候只盼中秋的糖饼、院里的热闹,总觉得日子漫长,月圆遥遥无期。年岁渐长,离家奔波,才慢慢懂得这话的深意。人的成长不是骤然发生的,是被年年月色浸润,被岁月光阴打磨着的。如同田间庄稼,顺着时节慢慢扎根、拔节、成熟,一点点褪去稚气,长出沉稳的模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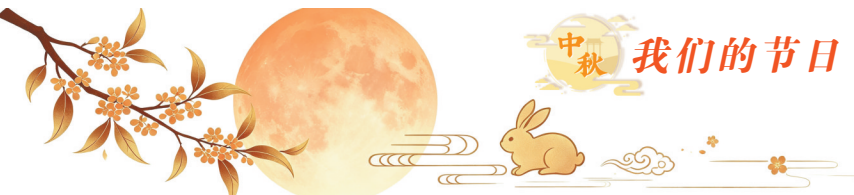
千百年来,人们都在对着月亮说话。从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到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”,从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到“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”……古人望月思乡、对月抒怀,得意时祈愿圆满,失意时托付心事。

月亮看过秦汉岁月,走过唐宋烟火,历经人间万千风雨,依旧高悬夜空。它不参与人间纷争,不评判悲欢对错,只是年年岁岁,以一轮不变的圆满,温柔照拂万变的世间。默默看着一代人出生、长大、老去,默默容纳世间所有悲欢寻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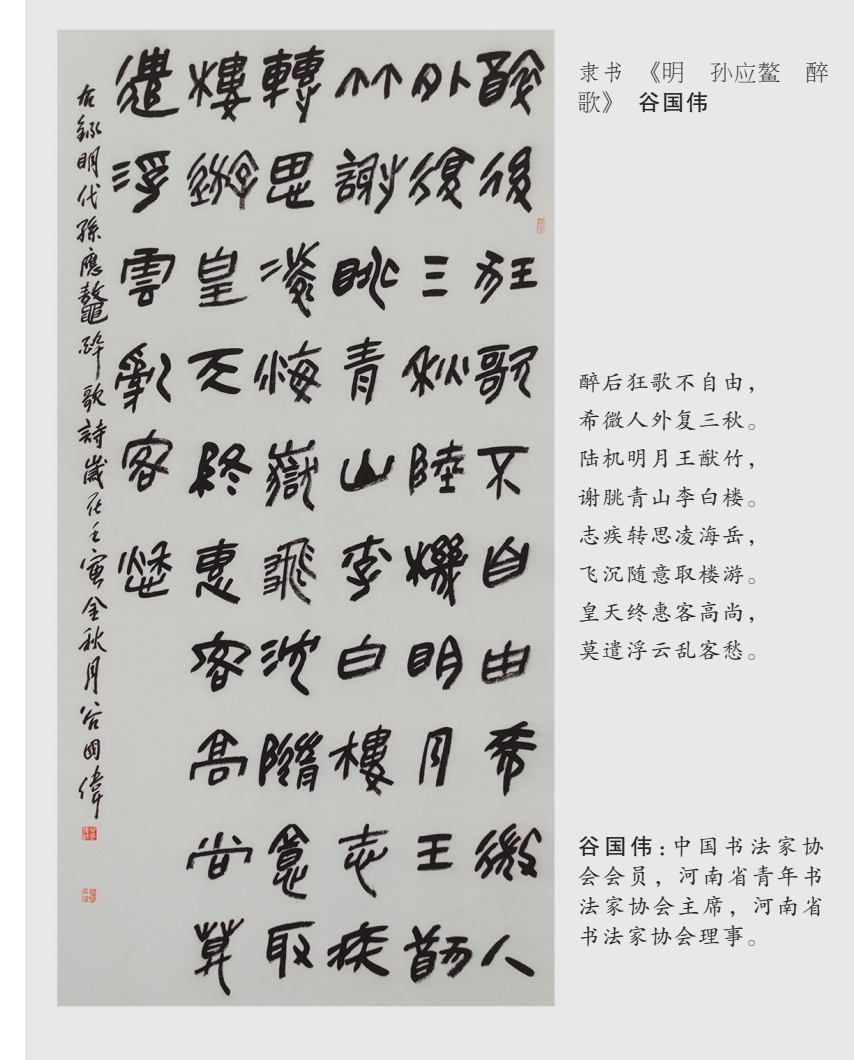
老家门前的千年古树,是我所知陪伴月亮最久的生灵。年年中秋有月时,月光都会细细抚过它粗糙破裂的树皮,落在稀疏的枝丫间。古树岁枯荣,枝叶老去又新生,唯有月色始终如初。秋风起时,枯叶在月光里轻轻翻转、飘落,归入泥土。一如世间千千万万的普通人,安静生活,默默耕耘,平淡走完一生,寻常,却珍贵。

月色固然温暖,也藏着我们一家人的沉痛的记忆。1991年中秋,大伯在矿井意外离世。那一夜,天上无月,人间有憾,团圆的喜乐皆无,空有无尽悲怆。

自此往后,每当中秋望月,我总会想起那个没有月光的雨夜。年少不懂缺憾,长大才知,人间哪有岁岁圆满。而事实是,圆满是期许,缺憾是常态。人的一生,不就是一个一期期盼团圆,一边接纳遗憾的过程吗?



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



隶书《明 孙应鳌 醉歌》 谷国伟

醉后狂歌不自由，
希微人外复三秋。
陆机明月王骥竹，
谢朓青山李白楼。
志转悲凌海岳，
飞沉随意取楼游。
皇天终惠客高尚，
莫道浮云乱客愁。

谷国伟:中国书法协会会员,河南省青年书家协会主席,河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。

乡情南瓜

徐源

近来身心疲乏,多有不顺,这个中秋节,我想回乡,去“偷”一次瓜。越是夜深人静,这个想法就越强烈。但我我不敢确定,现在的老家还会种那么多的南瓜吗?瓜还让不让人“偷”?

记得少年时,仲夏,锄去园里杂草,我们就开始种南瓜了。“八月十五偷老瓜”是黔地习俗,这个时令种下的瓜,是为中秋节被“偷”而预备的。种瓜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,翻开一垄垄潮湿的泥土,挖一个窝,撒下粪草,丢几粒瓜籽在里面,盖上一层厚厚的泥土,然后,什么也不用再做,把一切交给时间。

种子需要做一个漫长的梦,才能发芽。梦里雨水充沛,虫吃茂盛,伴着大地那广阔而宁静的呼吸,它在梦里向着光的方向努力奔跑着,10来天后,它顶开了泥土,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它的身上,它便睁开了眼睛,长出一片片嫩绿的翅膀。飞吧,在某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,去拥抱光;飞吧,在某一个晚霞迷人的傍晚,去亲吻光。

叶片越长越大,像大地的耳叶;藤蔓越爬越长,像时间的触须。一个多月后,当它爬上竹竿围就的棚栏,它必须停下来,等一等蜗牛,等一等种瓜的少年从风中走回,阳光梳理着它纤细的茸毛,雨水把它的肤色浸染得更加翠绿。它在棚栏上,开出了黄色的花,一朵一朵,朝着天空,像一个个喇叭,为夏末吹出了一曲金色的交响乐。只有蜜蜂能听到这悦耳的密码,它们采撷着音符,去酿造人间甜蜜。

南瓜花是典型的单性花,怎样区分它的性别呢?花也如人,以貌区分,雌花柄底下有一个小结节,而雄花则没有;雌花花蕊有黏性,而雄花花蕊多为黄色粉末。我们是从来不摘南瓜花来玩的,要摘就摘南瓜花,因为它除了观赏外,就是攀附,在农村实在没有什么用。

一朵花有一朵花的使命,当它们吹奏完生命的旋律,秋天就来了,天空更加空,大地更加大,就连这一片小小的菜园也会被季节删繁就简。花凋谢,青果成,《诗经·大雅·绵》中,就有“瓜瓞绵绵”一词,以藤蔓结瓜为喻,表达昌盛之意。一个小小的南瓜,就像一个个星球,在自然规律里运行着,长着长着,由小到大,由青变黄,敲一敲,瓜壳发出了古铜般的声音。

瓜熟蒂落是事物发展最理想的状态。瓜熟了,中秋一到,我们就要去“偷”瓜了。踩着薄薄的月光,摸索进别人的园里,摘下一个个大大的南瓜,往无人的地方行去。大家都在“偷”,小时候,我们不知为何“偷”,“偷”来作甚?我们把“偷”来的瓜放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上,让月光照耀着它圆润、壮实的身子,我们就这样呆呆地守着它,月亮钻进云层里,又钻了出来,瓜依旧在石头上,一动不动,我们打量它,它也打量我们。如果把瓜置换成月亮,也有人发现吗?实在无聊,我们突发奇想,在瓜顶挖了一个洞,掏出里面的肉囊,

找来半截蜡烛,置于瓜内,点燃,直到蜡烛烧尽,大家才疲惫地回家。当年一起偷瓜的伙伴,有的外出务工,多年不曾回乡;有的仍留守农村,向土地讨食;有的已作古,只偶尔在别人的谈资里,留下一个名字。

大人“偷”瓜,就不一样了,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,用一块红布把瓜包住,送到某家门口,期望这家人因“偷瓜得福”“送瓜得子”。被“偷”瓜的人家,要进行一顿“谩骂”,“骂”得越多,“偷”瓜之人和得瓜之人就越顺畅、平安。“谩骂”在这儿成了一种祝福,一种乡土和谐的程序。你种瓜给别人“偷”,你也去“偷”别人种的瓜,乡土情谊就是在这样的资源互补中延续。月亮还是那轮月亮,只是现在的农村孩童,不知他们还“偷”瓜吗?还沐浴月光吗?

南瓜周身是宝,新嫩的南瓜叶,可以用来点豆花,还可做凉拌;南瓜花,可炒菜,也可煲汤。在农村,最常见的莫过于南瓜粥了,喝着南瓜粥,吃着阴辣椒,下着豆腐脑,生活别有一番滋味。清代黄云鹄所著的《粥谱》,共收录了粥方200多个,其中对南瓜粥进行了介绍。在餐馆里,最让人喜爱的一道南瓜特色菜,也许要算油焖南瓜,较简单的做法是:中火炒南瓜至变色,倒入适量清水、小火焖熟,汤汁快干时淋入生抽,最后中火收干汤汁。

清代诗人袁枚是一位美食“博主”,其撰写的《随园食单》是一部饮食文化著作,他在诗中写道:“饱食南瓜胜珍馐,山家风味自风流。”当然,晒干的南瓜干,噙着噙着,听家长里短,看人世更迭。

到了冬天,瓜藤老了,它粗糙地匍匐在荒下来的菜园里,倔强地缠挂在稀疏的棚栏上,当最后的水分被时间抽走,它将被种地的人团在一起,点燃,化为几缕烟、一堆可用做肥料的灰烬。生于泥土,死归泥土,万物在轮回中诠释着生命的真谛。

人生如瓜,乡愁如瓜。我离开故乡已有18年了,从乡镇到县城,从县城到市区,从市区到省城,再也没有进过菜园,再也没有种过南瓜。瓜籽种在泥土里,真的会长出茂盛的藤蔓吗?这些年,神情恍惚间,我竟这样怀疑那真诚的过往的一切。

由于事务繁忙,这个中秋,我终是食言了,没有回乡。其实,游子与故乡的距离,从来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距离,游子与故乡,隔着的是岁月,是烟尘。

当某一天,如果我身无羁绊,我想,我还是要回到那片菜园,听一听瓜籽发芽的声音,闻一闻南瓜花的芳香,枕着一个硕大的南瓜,睡在柔和的月光下。但这一切,回不去了,回不去的岁月,回不去的心境,回不去的少年干净的目光。

夜晚,走在城市的街道上,车水马龙,情无所依;高楼林立,心无归宿。抬头,看见了少年时“偷”来的南瓜,正悬挂在夜色中散发着古铜色的光。

哦!南瓜之南,皆为故乡。